儀禮注疏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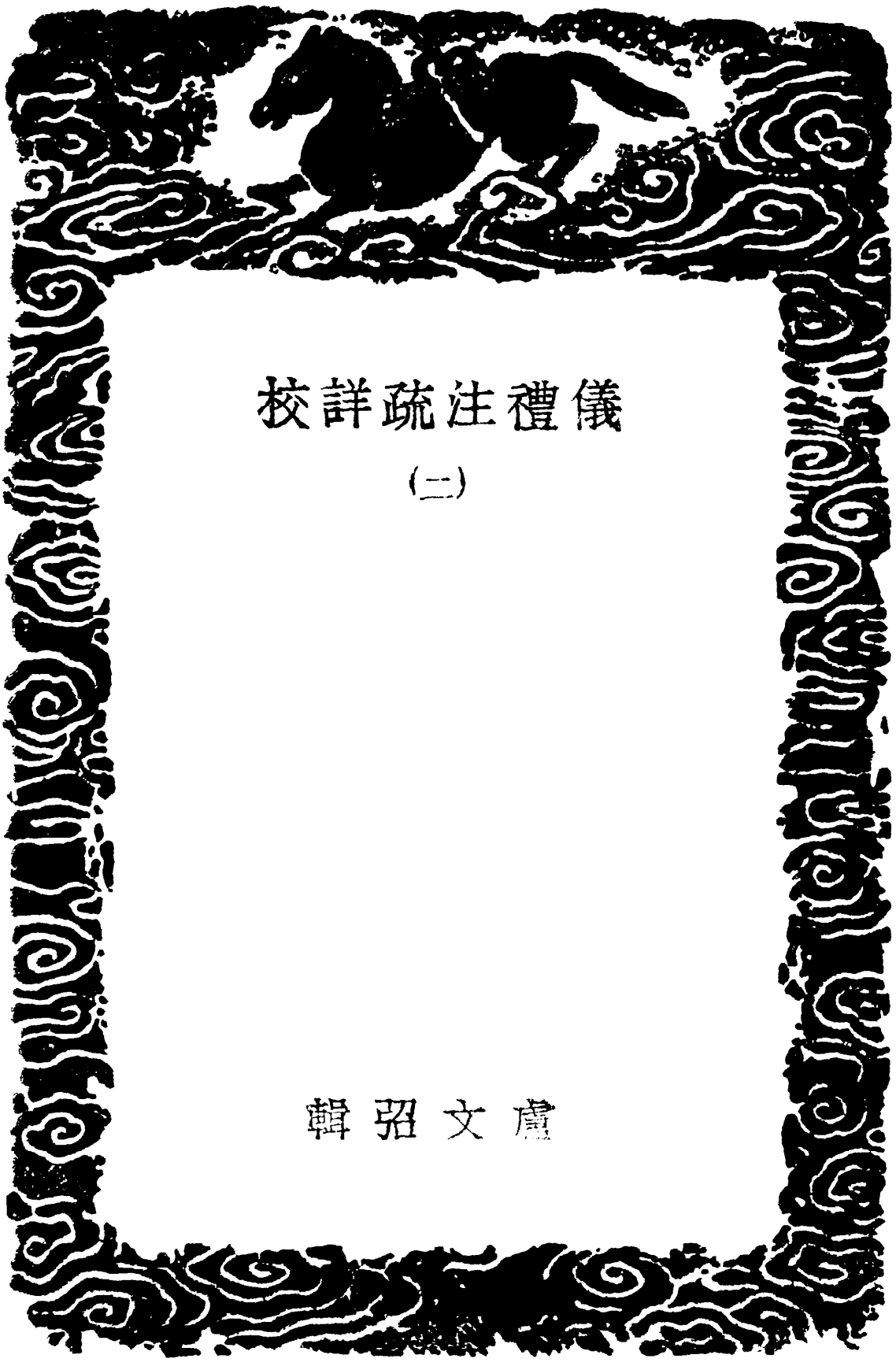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注疏詳校

(二)

盧文弨輯

儀禮注疏詳校卷六

燕禮第六

鄭目錄　羣臣燕飲以樂之禮也二字陸李有。疏兼舊在勞字下官移正。聘使之勞以盡其歡勸。浦改。

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自此已下盡射人告具浦改作自此至無加席也。蓋以射人告具當屬下節發端。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李云。謂不出使者。朱子云。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鄭不言與語。官改。羣臣無事燕者東壁云。諸侯無事而燕。此何以云羣臣無事。君有命戒教。官改。射者東壁云。疏言大射辨尊卑。故言君有命。燕禮主歡心。不辨尊卑。故不言君有命。案下文言命者不一。又如下設洗注云。尊之異其文。尊于東楹。疏云。君尊。司宮筵賓注云。燕。私禮。臣屈也。小臣設公席注云。卑者先事。尊者後。此等甚多。烏得謂之不辨尊卑。又下請立司正疏。鄉飲。鄉射是士饗禮。莫辨尊卑。此燕禮唯一獻。以辨尊卑。是仍辨尊卑也。

膳宰具官饌疏既朝服則宜於六字浦校補。正處在路寢　此燕己臣子故使膳宰卑者纂疏去。此既以宰夫爲主人。自不得兼具饌之事。樂

人縣注言宮楊作言金校疏同縣者爲燕新之疏案周禮春官大司師下同樂云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天子樂師金校疊大夫及士故鄭下注云公樂正于天子樂師也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方云諸侯大祭祀聲樂備具即事之工甚多非用眡瞭不能使有位者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與且眡瞭所自共之樂事將執使代之東壁云謂此樂使僕人縣之不知僕人則僕人巳耳焉得謂之樂人皆鐘磬鎛鎛下同各一虡更按官整理樂縣之法爲新之也金據通解作案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故云爲燕新之也案燕在路寢二句巳見上疏金欲於此增之不當從改設洗篚敖云諸篇設洗無連言篚者此有之衍文耳下別云篚在洗西則於此言篚文意重複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霤爲節其衍明矣于阼階東南注設此不言其官賤也東壁云案少牢尊與洗皆司宮設之此司宮設疏云膳篚筐者故別釋浦校改言之也尊則并設洗可知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方云司宮乃戴記所稱宮宰之屬中下士耳小宰則在侯國爲小卿席位當次於卿乃爲賓設席下逮工師又徹賓席與甸人執燭乎東壁云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屬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東壁云成要即計簿也受酒正之計即可以設尊傅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羞爲飲食亦可以設尊歸之乎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云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徒乃得與獻酬儐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士即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羣萃而食於公所故謂之旅食也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下經所獻庶子即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

禮而習事可知矣此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故雖無執事而得獻所以興起之

疏

以治王宮之政令今酒言正月盡言於小宰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卽南面東壁云亦當與酌者皆北面以尊北不容人也

交於與官改東楹北也其冪本爲瓦大設今未用陳在方壺之南者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閒相雜故也朱子曰在尊南者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閒矣何言不雜

又言南上則浦補有斝酒在南可知東壁云經言兩圜壺則一爲斝酒可知疏因不言南上遂以無斝酒爲說不知既無斝酒何必兩壺所以不言上者方壺已言此可知也

司宮筵石經之譌賓疏然其具浦從彼文改其言之筵席通

射人告具注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東壁云案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疏釋曰浦以下節疏自此下云云十九字當在官邪此節釋注之前則當并增釋曰二字

小臣設公席注周禮諸侯昨酢通各本依彼文作昨李誤胙席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卽事尊者後也朱子曰此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而後納賓席早者先卽事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文便生異義敖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

小臣納卿大夫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師長也　方云，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也。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小臣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東壁云，大射注以正爲長，則師止當以衆言，疏謂卽小臣正，非也。　疏此浦校作皆。是擬君揖位故下經君爾之始就庭位浦校補也字。上士上。四人　又云小臣正贊祖祖。正官補。常在君左右　廣解賓主人入門之禮義。浦改。卽聘禮云浦補。左則卽。官改。由闑西者

公降立疏大夫猶由。北面少前者

射人入。石經人。請賓疏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小射正又其次爲司正　東壁云，大射明言大射正爲擯，又明言擯者爲司正，此疏不顯與彼經文悖邪。

射人命賓疏射人明知。浦校改。在君之右

賓出立于門外東敖云當作北。面

公揖卿大夫注揖之人之也義疏云公南面揖爲先升耳不必以人意相存偶言

小臣自阼階下疏知羞於公者下注云君物曰膳通解有此七字浦補在此金補在下文據君而言下失之以其言羞膳據君而言

乃命執冪者注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東壁云執冪與羞膳者竝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冪者自立於尊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注以不升堂略之謂其從此階升疏引大射工人以證之然彼經文不但記其升且記其降未嘗以其不升堂而略之又如士冠禮贊者亦立於房中注謂其由賓階升胡獨羞膳者升自北階乎疏故知西階前以君命三字衍浦校删命之也浦校補又且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之所升東壁云此蓋本雜記夫人升自側階言之案東西旁階本無考鄭注止云旁側階陳澔則以爲東房房階其說是也唯考工匠人九階注謂東西北各兩階孔疏以側階爲東面階亦據此言之然彼爲夏世室之制豈得以彼概此況據雜記疏女賓升自正階女子子升自側階則升自側階唯女子子耳其女賓固升自北階賈能俱謂爲婦人之階使男子皆升自北階乎曲說不可通矣則羞者升自北階可知二字浦校補大射工人士與梓人亦朱有此十四字升自北階也朱有此十四字舊在知由堂東者以羞在房下浦校移正知由堂東者以羞在房又下接知房中西面南上者執冪與羞膳臨膳官改時請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注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略也東壁云疏以上請賓請執冪之略發明此注彌略之意不知射人小臣之請何以見其爲略且其所謂詳者何

指據周禮射人有大夫有士膳夫小臣則皆上士天子膳夫既是上士諸侯膳宰當亦是上士但命數不同耳若云降於天子之士則何獨膳宰降而小臣又不降邪卽曰膳宰非上士然亦猶是中士下士也乃謂其卑於士何也至以禮之大例言則尤武斷無理義疏云射人爲擯請賓擯者事也小臣近臣請執冪與羞膳者近臣事也膳宰具官饌請羞諸公卿具饌者事也

射人納賓疏自此至賓以虛爵降案下疏以此句卽爲賓酢主人發端則不當復歸此節內浦改爲主人答拜然有兩主人答拜此當作遂拜主人答拜方分明論賓升堂主人拜至二字浦補獻賓之事

賓升自西階賓右又石經右北面注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膳依周禮補疏同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義疏云周官宰夫爲大宰之考秩尊而職重未可以此之宰夫當之疑諸侯直以膳夫之長爲宰夫耳主人洗北西面乃是獻大夫後胥薦之而改位於此非其初位然也東壁云周禮鄭注宰夫以膳獻爲禽羞俶獻所謂四時新物與獻主之獻不同安得牽合據春秋傳及檀弓屠蒯以宰夫爲刀匕是供則猶是膳夫職耳或當疏案下文獻大夫夫下爲疑也依彼文補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各官改異時膳夫爲太宰之屬故謂之宰夫與

主人降洗疏當辭從賓降故也

主人北面盥　主人坐奠觚于與石經于篚

膳宰薦脯醢疏既與鄉飲酒同用狗物則與於官改此賓之牲體數同敖云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禮異義疏云此有公俎以膳尊膳觚膳觶例之則敖氏密矣

賓西階上疏故拜鄭明之

主人降疏嫌易之也者補觚亦言稱爵鄭以二字浦校補大射先行燕禮皆浦校補與此同

賓坐奠觚于篚疏以經既官改言主人北面拜受爵

主人坐祭注未薦者臣也義疏云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人非但以臣而已疏云席末未坐啐酒肯乃浦補薦主人

不拜酒疏賓有二字官補拜酒主人爲三字衍告旨但告旨者賓拜訖向官補主人告酒美此上故字金校刪則金校補主人代君爲主

遂卒爵注不以酒惡朱有充滿二字謝賓朱有者字甘美君物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賓石經實之疏自此下不盡奠于膳篚不得北面取又舊倒浦金校正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東壁云南面嫌與主同故避之篚東有洗及罍故又不得在篚東西面取也君阼階上西向下媵爵者對君酌畢西還尙不嫌其背君此篚在阼階東南直東榮則在君席之後烏得以南面爲背君至西來之說尤支離甚矣

公拜受爵疏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公故也東壁云儀禮十七篇凡獻酬禮俱先拜受後言拜送例皆如此疏說殊不可解下言公答再拜者一十有三此疏所謂後拜之者也然皆爲答拜禮是本不應先拜諸臣皆然則尊公之說非矣若此節先序公拜自是常例賈乃以受獻禮重解之誤甚

大射主人受公酢酌散二字官補者更爵洗升酌膳酒放云上下經酌膳皆無酒字此衍以降

主人盥洗升媵觚放云當作觶于賓坐奠爵拜句賓各本皆重賓字石經敖本不重金云大射禮竝不疊賓字此當衍降筵疏謂此二字誤東壁云此不言升何以忽降其爲衍文無疑

疏則此比無升筵之事揚訓爲舉義勝於送三字舊作騰與媵決四字譌從通解改方云獻爲正爵而酬從之如媵之從嫡故以名焉

主人坐祭注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義疏云坐祭遂飲鄉飲鄉射之常初不於燕而有異則賓之辭非辭其坐飲敖氏謂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卽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己且遠辭滕爵于公疏正主謂鄉射飲酒正主酬處東壁云正主當指公公立飲主人坐故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鄉射正主本坐飲與此同何得謂之降之禮也

主人酌膳注拜者拜其酌己也諸本己

主人降注其禮體諸本禮彌卑

小臣自阼階下注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義疏云賓以大夫則滕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卿言且并幼以立說益誤

滕爵者立于洗南疏西階上北面西相待云以右爲上者謂在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時先者在右地道尊右故也敖云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東壁云洗南及階上皆暫立之位所謂往來者在交於楹北時先者既酌而還後者又往酌交時先者在南居後者之右後者在北亦居先者之右所謂以右爲上也疏說舛

滕爵者皆坐疏猶故金校改執觶待于洗南

小臣請致者注優君也東壁云優字未安大射注云不必君命

若君命皆致　洗象觶升實賓石經實之疏若尊東浦校改西面酌酒則以浦校改背君　又於浦金校補楹北往住君所　亦右又浦金校改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也補案鄉射記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以浦校補鄉飲酒一人舉觶故引大射以足之言滕爵者皆退五字浦校改四字反門右北面位也浦補

公坐注與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敖云與以酬賓謂與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東壁云公無降席之文則即在席上酬之下言賓進受虛爵若公就西階則賓在君側何必言進　疏則不言得浦校改升成拜　此篇末未下同無算爵

公坐奠觶注下不辄拜禮殺也東壁云注謂下不辄拜則似有所徘徊觀望者於理不順禮殺之說則尤舛酬禮固殺而拜下之常禮豈因殺而廢之至受酬者常禮本在左注謂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疏謂若言再拜于君之左則臣與君敵偶故闕其文是身蹈非禮又不欲明示後世聖人作經恐無此闇昧也

易觶洗疏凡以其君三字浦校改凡酬賓當親酌以授賓　所以受酢酬浦改為受尊者之爵　今由前人用後舊倒官正已不用易亦官改以他為官改爵　但更易不殊以尊卑不同設文有異朱子云更易二字注疏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為分別

公有命　反升酌膳觶敖云觶字衍大射儀無之注是亦以朱本楊皆作亦金校不言成拜　疏賓升不拜直言四字通解無浦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射人作大夫　疏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楊有君酬賓三字賓則旅楊作賓旅酬三卿三卿徧賓大夫之右　注賓在左各本在右者相飲之位　疏賓在有金校改西階上酬卿若膳觶也　注言更觶卿尊也東壁云案所以易觶者蓋君本以不易者優賓賓既飲訖不敢輕用之大夫也何尊卿之可言大夫辯受酬　疏言不祭者亦是酬禮殺也敖云酬酒不祭乃其正禮賓獨祭者以此酒爲公所酬故異之主人洗　疏君酢作浦金改主人

司宮兼卷重席　疏加崔下從隹譌下同席尋　亦是兩重席兩種官作重疑誤而稱加　是其一種重官改席也

乃薦脯醢　注不酢辟君也義疏云禮主於賓故公卿以下皆不酢匪直辟君也　疏案上主人獻公遂自主人浦校改酢于阼階下

射人乃升卿　若有諸公注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東壁云三監之說雖本之王制然是殷法於周制無考此言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　疏上公命浦改得置孤

卿一人　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云金校改

席于阼階西注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東壁云下記苟敬席注以此爲聘賓及本國公孤之位是敬之非屈之也且所謂屈之者不過爲其太尊何至以親寵私暱目之　疏亦皆浦校改是爲大尊　此孤亦一浦校改席於阼階之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石經疊大夫二字官云衍　疏亦官作如上二人媵爵

請致者注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注末宋本有此十字朱李同浦金校　疏正謂周公作經許其如此爾　以優之非賓也六字欠明浦依朱改此五字官依原文但改賓爲賓亦似未亮

言若君金改者不定之辭　不然似當官補言皆數

洗象觶注以其共勸君　東壁云此特代君洗酌非勸君酒也　疏君雖止命長致亦當二人俱拜也　本作令始命長致故俱拜以其共勸君故也文義頗不順浦依通解改

公又行一爵注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　義疏云此之舉旅爲卿也爲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疏以與上複朱刪其上觶者　朱去觶字案當留觶去者

字已爲賓舉旅　不專爲賓舉旅科從其一六字朱刪浦校是賓禮殺也

主人洗升疏前卿受獻不酢辟爵君

胥薦主人疏故知此三字浦金校補胥是膳宰之吏　故主人辟之而補校補位在下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石經有李楊敖本同就席

席工于西階上注工瞽矇從月諭疏同案周禮樂師司職云

小臣納工注工四人者燕案金改禮輕　疏周禮序官管文　是以引別改周禮

工歌鹿鳴注可則效陸倣朱李楊同下同也

卒歌疏是以不得言節也之官改

公又舉奠觶　以旅于於石經于西階上疏主於射故笙之閒四字浦衍至三浦補射之後二字浦補官作故笙奏貍首三射畢雖浦云衍然猶言酬也

浦。補。

卒疏謂爲大夫舉旅行酬舊倒。浦正。於西階之上

笙入注且宜。朱李且。浦校。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疏此雖軒縣亦近縣之南北面也九字官改。本作近北面縣之南也。

主人洗　升授主人敖云。此當如鄉飲鄉射。有爵字。

衆笙不拜疏笙在堂下而五字浦校補。言不拜受爵。降者浦校刪。亦盡階不升堂也補。

乃閒歌魚麗注此采其物多酒旨者。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從目謌。葛覃覃俗。卷耳注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修。金云。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其法度也於時是。朱李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西。各本南。土夫婦之道者衍。李無。然則諸侯之李無。相與燕疏鄉飲酒云乃合樂與此文不同者以其二南是大夫士樂大夫士或作鄉大夫或作州長故名鄉大夫樂鄉飲酒不言鄉

樂者以其是己之樂 東壁云據鄉射禮云鄉樂惟備彼何嘗不言鄉樂注以鄉樂爲風蓋合二南十五國風言之賈乃以爲大夫士之樂又嫌與鄉不可強合遂以作鄉大夫州長爲言且加之名曰鄉大夫樂傅會甚矣 是以注以合解之也 本作是以彼處解合爲歌與衆聲俱作耳此歌而解合明同也朱刪易之

大師告于 石經有李楊敖同 樂正曰 注教六詩 大師依各本改疏同 疏對小師已下三二百人爲上工士也

樂正由楹內 注復位復在東縣之北 疏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 義疏云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儘寬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王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卽位乎此故云復也注言由以樂正爲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正也案東壁亦以東縣之北去工遠爲非以疏多謬誤詳爲之辨因文繁不錄 工向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時衍官刪

射人自阼階下 疏徧獻之後乃行旅酬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酬 十字浦金校補 唯 雖 一獻以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酢 酬官改

司正洗角觶 注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 宋無李楊同東壁云不言賓者大夫內包之也注說無理

司正降自西階注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阼也少立者自嚴正愼其位也李無敖云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下文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義疏取之謂注疏言左右正相反此在阼階前亦不嫌於背君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敖云衍大射儀無之東壁云降或在告于賓之下

賓反入注燕安坐相親之心也宋無疏疏同李楊同不云君降說屨者浦校補則君之浦補說屨之已移上在堂上席側則君尊說屨於堂上二字浦校補席側可知也

羞庶羞注謂膷肝膋狗胾疏誤膋胾醢也義疏云肝膋非速治之具此未必有東壁云周禮膳夫羞與珍竝言肝膋爲八珍之一不得雜入庶羞方云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偕可羞者無不薦也文昭案庶羞衆羞也必不止於狗胾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謂用豕則不以羊爲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謂踰也方說得之

取狗肝一以疏此注不言炮鼈已下注文不具朱楊皆在鄭知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不唯二豆而已之下浦金依之

大夫祭薦不敢於盛成禮者盛二字浦補謂未立司正之前立行禮時也成禮謂祭先也大夫彼時十二字浦校補受

獻之時二字浦校刪不祭脯醢祭先二字浦校刪是成禮二字浦校刪不敢成禮於盛時也補

司正升受命注司正退立西序端敖云惟云受命皆命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義疏云司正以相旅爲職若獻則無司正之事此後卽獻士且有薦司正于觶南之節故知敖說爲正

主人洗升主人拜送受石經及諸本竝作送觶注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敖云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東壁云說文觚受三升觶受四升不可以觚爲觶

士坐祭立飲疏筵之長尙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堂受爵也東壁云周官筵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衆士大約與筵師等上文獻筵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彼何嘗升堂邪

乃薦司正疏皆名明射人

辯獻士疏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上東方三字依楊補位空

主人就旅食之尊注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義疏云唯君面尊酌者於尊背酌之若非君尊則酌者鄉尊而酌之如尊于房戶之閒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門西之尊北面酌者南面可知

疏旅食尊在西牖構之南府史吏胥徒之輩方云得獻在庶子之先則爲升於司馬之士益明矣

若射注鄉射記下曰字疏故曰衍。浦戴云衍。大射初有執爵者疏故云然後。官改。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大夫立卒爵不拜實。石經實。之疏得獻之後旅則浦校。及之主人洗皆于石經於。阼階上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云云案注所云。乃夏官諸子之所掌也。義疏云。庶子卽諸子所掌。而不可直以諸子當之。此注多生枝節。義疏悉爲駁正。詳見本書。樂正亦學陸戶教反。教也。文弨案。朱李卽作教。官本同。國子以舞大樂正立令。于東縣之北凡獻皆薦爵。浦金據各本改。也疏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也浦補。則宜北統於堂上矣下衍。堂前三官補。笥卽在工後也工內相三字衍。官刪。云官補。內小臣案周禮肆師二字官補。有外內命男夫。官改。下同。鄭注云外命男六鄉以出也按。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官補。此內小臣三字浦補。獻於阼階受賜爵者疏但先衍。君未飲而己先卒六字浦校補。刪受字。爵則浦校補。似惠不由君而浦校補。來故俟君卒爵然五字浦校補。後飲

然後受虛浦校則爵五字衍補是由尊者來故後飲之四字浦校刪也此下疏當依通解移於下唯受爵於公者拜節下

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者敖據大射儀增戴補入

唯受爵於公者拜疏釋曰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徧唯卒受浦補爵者與以酬士至不以己尊孤人也共四十二字浦校從上節移於此并加釋曰二字在釋注之前乃是舊倒浦正緩辭

士不拜受爵注不言賓賓彌臣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東壁云不言賓蓋以卿大夫概之與上經文等文省耳賓固爲臣何彌不彌之有至君之答拜所謂禮無不答也記雖有不虛取之文疏言彌臣浦補者今乃沒設浦金皆改沒吳云單引之似廓落謂沒其文而不見也賓不言賓

宵則庶子閽人爲大石經無各本有燭於門外疏則大燭亦在地廣席設之而已

賓醉疏戒介之使不失禮

賓所執脯以賜鍾鐘吳云鍾鼓之鍾古從重三禮無鐘字俗本或作鐘皆後人所改也案今本多閒出當一律改從重人

公與客燕 上當補一圈。

對曰寡君 注私謂獨受 金云鐘本作有。恩厚也 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 金依疏補也字。

記燕朝服於寢 注謂冠弁端緇帶素韠白屨也 東壁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竝未言白屨也。案特牲記。朝服弁冠緇帶緇辟可見朝服韠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弁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實是臆說。 疏複下曰白舄

其牲狗也 四字石經楊敖本有〔注〕狗取擇人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 此十四字依楊補金校。

若與四方之賓燕 疏此戒賓再在辟 以其公食公無席又無入廟之事 吳云公食大夫禮。於廟行之。乃云無入廟之事何也。疏蓋有譌。

賓爲苟敬席 注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 東壁云曰苟者。蓋主人謙辭。謂其敬特苟且爾。敖云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也。方云苟當爲耆。齒德兼隆之舊臣。故用爲國客之稱。以尊異之。文弨案注云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氏之說。亦與注合。爲可從。東壁云饗禮已亡。鄭何所據而云進醴。據疏說。亦是禮賓而非饗賓。且在享後而非饗時。則其說未免牽合也。 今燕又宜 且浦金依諸本改。

獻焉 不嚌啐似若遵舊俱作尊。方云遵誤爲尊。鄉飲酒禮。雖公卿爲遵。禮無嚌啐。今從改正。者然也 疏前有饗獻浦改。食不言之者 於是席之於

阼階西而又且浦金校改而又敬之也浦金改今但浦金校改苟敬之前

無膳尊疏卿鄉大夫來聘故鄭引彼經以證也出浦改與卿燕注君恆但浦金依諸本改以大夫爲賓者疏謂不以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食君親與爲賓主之禮何以不畏逼乎

使浦改所與爲浦改燕者爲賓之義儀浦改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方云古者五十方爲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如畏逼則聘者

羞膳者疏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者浦補

若以樂納賓疏以燕在寢賓及庭及二字衍浦校寢庭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東壁云或謂新宮乃宮之子聲以之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義疏云新宮有聲無辭左傳宋公饗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斯干斯干宣王時詩不可引以解此

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舞疏同金依諸本改之樂歌也敖云勺者舞名但不詳其爲何代之樂義疏云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未必始於周於鑠之詩名酌未可卽以爲此舞之節

秉干于舞以奏勺詩也

凡栗階疏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走躇公食大夫禮注不拾階而下曰走疏云義已見于此疏則躇當爲走階而走是也

凡薦與朱無羞者小膳宰也注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金依諸本補與疏合

有內羞疏酏食糝食餈取稻稻譌下同米舉糔溲之餈之粘著者浦校改以粉之耳

上射退于物注答對李有此注金據鍾本補

若飲君當有如字燕則夾爵義疏云鄉射記如燕則夾爵此似脫一如字

若與四方之賓燕注受賜謂公鄉卿浦金校改鄉字陸有音者酬酌浦金校改之

有房中之樂疏而云有明爲浦補四方之賓而有之

儀禮注疏詳校卷七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　以觀其禮也　陸有宋本同李作以觀德者也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　義疏云此據射義然以周官司裘射人諸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夫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可擇而去取乎卽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於祝史皆有常職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祭之禮非必擇焉而有所去取也若因祭而射以習禮樂禮亦宜之大夫士因祭而射皆可謂之大射皮侯大射所用士射以豻侯則士亦有大射敖氏不用舊解云言射儀義於五禮屬嘉禮　金云射儀上脫大字官本補文弼案上鄉射禮大射者以別於賓射燕射也所見偉矣　亦不著鄉字以凡射禮皆屬嘉也此似可不補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　疏其唯維官依彼文改賢者乎　君使之　舊倒官正戒乃戒　故以政教　戒言之也

宰戒百官　疏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　方云春秋傳趙孟曰武請於冢宰矣南遺曰冢卿無路以此經及聘禮參證則侯國亦有宰

射人戒諸公卿　注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命疏作令與周禮文合李同官同　疏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若然

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 東壁云。祭有齋而射無齋。則必十日也。又是。浦校改。大宰云前期十日　前所諏諏謅之日也　注云王自澤宮還宮而還

前射三日疏不云宿戒浦補者　浦以此疏自此宰夫戒起。至是前一日矣。百十五字。欠清析。云當依朱子通解本。作上文射人戒。是前期旬有一日。此宰夫申戒。是前射三日。宿是夕宿。爲前一日。宗伯宿視滌濯。是也。共三十有八字。語較簡明。云宰夫冢宰之屬者案接。大宰云　明滌器是射器　方云。射器拂拭而已。無所用滌。

司馬命量人注掌量道巷塗陸涂。敷者　每舉足者止正。視遠近所。各本皆不誤。爲發必中也　士無臣祭不射　東壁云。據特牲禮。是士禮。彼經有二司。有羣執事。有宗人。有祝。有佐食。有贊者。此皆臣也。以司裘準此經。則士射當以干侯。　疏　旁又飾以皮也　浦據通解改。此句作侯旁亦以皮飾之。案疏文自明。可以不改。　案故先鄭注射人狸步　鄭注周禮云豻胡犬豻侯上十字。浦金依朱補。朱不引疏上文。故以豻字置鄭注之首方明。此連上文。則當依鄭本注豻字移下爲得。亦取捷點意

遂命量人注前射三日張侯設乏　方云。自視滌濯至量侯道。張侯。設乏。宿懸。竝前一日事。若張設於三日之前。必別具帷幕以備風雨。非事之宜。　疏　西亦六丈者　自此以下十九字。朱在上若然之上。金依之改轉。云此誤倒。於文不順。文弼案。即仍其舊。亦自通。故鄉夏。射記云　欲證正。射以鵠爲主也　將雖。官改。欲解經見鵠之義　一

寸分爲三分得一分爲則是二字官改爲與前文同三分寸之一則官改卽案卽則本通是少半寸　云以豜侯計記之者　張法糝侯鵠官改鵠下畔與豜侯之上綱齊　少半寸者卽三分寸一舊倒官正也　故知糝侯者浦改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　是大侯下綱去地之數亦然朱改通上綱計之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舊本是大侯下綱去地亦然九字浦改作則上綱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故注依此云數朱云也

樂人宿縣　其南笙鐘石經鍾下同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　義疏引陳氏暘之說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其應歌者曰頌鐘頌磬春秋傳有歌鐘卽頌鐘也又加案云工席於西笙立於東故鐘磬之在西者從工而名頌其在東者從笙而名笙　春秋傳曰大太案書內凡太竝作大疏同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　陸沽官從之各家竝作姑洗所以修絜百物　疏據官有度律均鐘毛本凡鐘磬之鐘旁從童黃鐘之鍾旁從重前後皆然今人多不分別官本亦概以鐘磬之鐘旁從重　金卽鐘也　鄭彼注云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士也以下八字浦金校補半天子之卿大夫　西縣鐘東縣磬是半之爲堵五字浦金校補是亦舊例今正全之爲肆諸侯之士直特縣半北天子之士　或於階間或於東方是亦半之爲堵六字浦金校補

以言鑮鐘形如鐘而復大

建鼓在阼階西疏注云楹謂爲之柱　故用先代伐鼓西階之西注平民無忒外傳作貳　示民軌義外傳作儀此疏自作義解

疏釋曰浦金皆據通解謂此處脫夷則無射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二十三字當補於此文詔案此段疏已見於樂人宿縣節下通解前不見而移於此耳不當重複補入且上不述注於大例亦不合　故先擊朔

鼙應鼙二字浦補應之也　其義亦通舊作亦通義是浦改庸鐘金改下磬衍磬西方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不以賓客之尊卑也此闕一縣自爲辟射至屆射時而遷樂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聞并其縣而遷之也簜在建鼓之間疏則此簜故知竹浦改管也　管如篆從遂譌而小

鼗倚于於石經于頌磬西紘疏猗與於那與于以木貫之而下有跗拊浦改磬在又官改編縣之用紘

厥明　幕官冪譌用錫注其爲字從豆曲聲吳云疏亦以曲爲豐之本字而字書未載疏自此盡羹定浦改官饌論豫設尊洗具饌之事

但文又浦金改有詳略耳　即葬下棺椑開重鹿盧之類輩浦金校改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曲豐據下疏語改曲官改

年之字曲豐官改下著豆　不用本字之豐曲還近似籩豆之豆　通解作故其制法而知五字浦從之今案不可依朱改其口徑浦金改小而又高此承尊之豐物口足徑各宜亦浦校改差寬　其高尺衍比常豆而衍差短故云近似豆大補而卑亦謂之坫玷下同致爵於其在於浦改上

尊士旅食疏遙繼鑄而言云

又尊于大侯之乏注爲隸僕人巾車糝侯犴侯之獲者獻讀爲沙義疏云下經所謂服不之尊即此尊也注讀獻爲沙而以獻酒爲鬱鬯古者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今尊於堂下而用之賤者不已褻乎東壁云鬱鬯止嚌啐而不飲此下云卒爵其非鬯可知疏取醆酒盎齊涚鬱鬯之事也補爲謂官改侯之神以按浦改下文云

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注有篚爲奠虛爵也纂疏云爲獲者亦設洗雖於賤者必潔敬也下經云實一散於篚即此篚注說非

小臣設公席　大夫繼而敖云當有西字東上注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纂疏云燕禮設卿席注云小席自房來當以彼注爲準

卿命於其君者也方云侯國卿以下別有小卿魯有宗伯小司寇乃小卿也其下各一大夫故有五大夫若如注疏說次國以下方有小卿則合之仍三人而已安得有東上者而又有西上者乎席于賓西射禮辨貴賤也東壁云燕禮自賓而外高卑之分秩然不紊安得以此辨彼不辨斷之

射人告具大史夫石經史注疏亦譌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注爲有侯故衍宋無入庭深也疏釋曰自此盡少進云云十二字依浦當移於冦定注下下小官改有小臣正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注上言大夫誤衍耳東壁云上詔公卿大夫原應總言之下西面北上止是諸公卿之位不當有大夫下句亦衍大夫二字

乃命執冪者疏以其執之冪者

擯者納賓疏自此盡賓答再拜舊倒今正

奏肆夏疏則如常嘗燕若賓醉奏浦改而出

主人卒洗賓揖乃字石經宋本朱李皆無燕禮有升注賓每先升尊也揖之從宋李改浦校

宰胥薦脯醢注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東壁云案膳宰爲主人故其胥薦之燕禮當亦其胥薦也

遂卒爵興注辟正主君宋本主也

主人盥注象觚觚有象骨飾者宋本朱李皆有金校也不言實之變於燕東壁云酌者必實之實者亦必酌也注疏說無謂

主人降自西階注主人俎脊下從目謁脅臂肺也

更爵洗升酌散敖云此亦當酌膳吳云案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敖說得之

主人盥洗升媵觚敖云當作觶吳云案凡酬用觶敖說是于賓疏自此盡東補南面立論主人酬賓受賓爵謁官以經幷燕禮疏文改正之之事

主人降洗注酬而疑衍禮殺也

小臣自阼階下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方云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次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

媵爵者皆坐祭待于於石經于洗南

若命皆致疏後者亦於尊嶲西東面

媵爵者皆退疏但浦云衍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仍乃浦改是門右北面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疏自此盡復位浦改盡無加席當從之

公坐奠觶注下不輒就拜禮殺補金校也疏自此以下皆云公答拜不言再拜燕禮皆言公答再拜不同者燕主歡不明用官尊卑東壁云答拜與答再拜不同者焉知其非所謂省文互文者如必以辨尊卑與不辨尊卑言之則公而於彼則絀於此則伸一若公無常尊也者豈說禮家而顧剌戾至是

公坐奠觶注賓進以臣道就也浦金校改君

賓告于儐者注賓實朱李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

賓以旅大夫注先孤卿後大夫四字朱李有

賓大夫之右至大夫答拜注賓在右相飲之位朱李有此注七字疏釋曰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者是相飲之

位非賓主之正官有位也朱有

賓坐祭立卒觶不拜注酬而禮殺朱李有

若膳觶也至遂就席注言更觶尊卿尊卿則賓禮殺朱李有疏釋曰上注云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此賓於卿是自敵以下當言易今言更者尊卿尊卿則卑賓禮殺也朱本有

大夫辯受酬至復位注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朱李有疏釋曰言復位者亦如上復門右北面位即庭中北面位也朱本有

主人洗觚酬石經朱李皆作觚升實散獻卿于於石經于西階上注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朱李有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於石經于賓左東上注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繅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朱李有以上六段注毛本全脫金據李本補注又據朱本兼補疏今官本悉補入矣此下疏毛本有

乃薦脯醢疏彼注云膮若膊膊下同胳觳之折故公卿空等皆無俎也

卿坐左執爵注不嚌啐事在射臣之意六字舊作亦自貶於君五字今依宋本朱本改正疏案燕禮不君在射亦不嚌俱浦校改不啐者

卿有無俎者自然祭官然不嚌也

辯獻大夫大乃石經大夫皆升就席

乃席工注六人大太下竝同師少師各一人

僕人正徒相大太石經大師注士其吏也東壁云疏謂士乃府史之等焉有府史而得與僕人正等同在相者之列士大槩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曠從目謁疏同也大師也

相者皆左何瑟注主於射略於朱李有此字官無樂也

後者徒相入疏是列官言浦改尊卑也

小樂正從之疏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東壁云燕禮固主於樂射禮尤貴比樂則更重於燕

坐授石經受誤瑟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疏猶統于階而西浦改云西階東不變

乃歌鹿鳴注可則傚陸談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敖云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如左氏傳工歌鹿鳴之三是也

主人洗注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略之也文弨案纂疏東壁皆言惟爲大師洗不及衆工獨方氏云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小師卽上工亦異日之小師大師也故皆洗以獻文弨案下云一人拜受爵指衆工中之一人謂大師也則洗亦幷及衆工當從疏說又敖氏謂爵卽觚不言觚者可知耳

主人受爵注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敖云鼓北鑮南也不云鑮南者嫌與賓旅食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鞉者鼓大鞉小也義疏云若在西縣之北則不當取節於鼓矣或又以西階東之建鼓當之亦非也鼓距堂廉近大偪師工六人難以陪列況又有樂正在其南益無所容矣自當以敖說爲長

羣工工立案文義改疏同僕人立于其側疏其宵窮偪

隆二十板

乃管新宮三終敖云管新宮幷及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以其堂下詩故與由庚由儀之等同亡云故同官改云有其義而亡

其辟則近官補於北此官改縣而言此北官改辟射位

卒管注於云各本皆作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義疏云小樂正不離乎工工東則從而東無所謂大樂正者

司正適洗疏比鄉飲酒及鄉射爲顯其事補威儀多自此已後還與於官改二鄉同也

司正降自西階　南面坐奠石經誤作取敖同觶注奠于中庭故處也宋本處

興右還注如是得從浦從朱作於李楊竝作從觶西往來也

司射適次注張帳宋本朱李楊皆作張幃席爲之　著着俗字本皆作著下同右巨指　弣弓把陸楊把也

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也方云爲去聲言爲政典而請射若是司馬則當自請於君不宜使司射請且君前臣名不宜隱其名而曰爲政也

遂告曰石經作于誤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東壁云三耦當是鄉遂所貢士鄉射與此經三耦外俱別有大夫士之耦則不當混而一之此方在請射之初不但未比士大夫之耦且未比三耦烏得遽有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之說且如鄉射請射後即命弟子納器然後比三耦則此二語自不應　注因告選三耦於君義疏云三耦初射以卑賤者爲之何必選在請射納矢之閒疑此當在下第二番射比耦節中諸公卿皆未降之下蓋錯簡耳

之於君而爲　疏以浦云上是字衍曲禮云此煩瀆哉

射器皆入　總石經衆弓矢楅

工人士與梓人　射正莅官泜石經宋本莅之注一陸氶下同從一橫曰午　疏冬官雖亡士不知官屬之號　以工巧之官衍能知之官補也　則鄉射記三字舊作上文官改長橫官改與距隨是也　云午十字謂或改爲之吳云此倒句法猶言十字謂之午耳不必改爲　卽鄉射記從長浦補如笴三尺橫長如浦改武尺二寸是也

卒畫疏以浦補其人升降自北階義疏云畫物爲堂上之役故往來皆由房不由西階者賤故也大射似不應有北堂下之位況工人梓人非內官之士比以注說爲非

遂比三耦注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　疏東壁云上經明言三耦西面北上則司射東面可知注乃以大夫士之位爲說不惑甚乎則天子諸侯例同三一補改耦一侯而已

三耦俟于次北疏故立於此以俟命三字浦補

司射命上射坐子與某子射敖云是所謂比也此亦當有司馬命巾車量人繫左下綱及命獲者倚旌于侯之事文不具耳鄉射則於既比三耦爲之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敖云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中西面北上案敖云拾取弓矢可以正注次中隱蔽處不拾取弓矢之說非

司射入于次注搢扱陸捷各本俱扱也

卒射北面揖注不南面者爲不背卿東壁云君在堂故從臣禮鄉射亦有卿大夫何以不北面乎則注不北面之說非故司射不特待金改尊之其餘小少浦金改卿

遂取扑石經初竝作朴後皆改

司馬師命負侯者注見侯與旌深志於與浦改侯中也

負侯者皆適侯注作使始官改也

上耦出次疏亦上射在北居右左浦金改

皆當其物注大夫耦則視射浦改參中　士耦則視干于中

司馬正適次疏釋曰自此至司射退反位論司馬正命去侯司射命射之事也浦補二十二字依例首補二字當在釋注之前

授獲者　敖云授獲者以旌也或曰者下當有旌字文脫耳注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于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敖云受旌而退三侯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義疏云上經云負侯者皆適侯又云負侯皆許諾至此乃云授獲者則負侯與獲之爲異人三侯似宜從同

舉旌以宮注再等從鄉射注宋本改言獲也

上射降三二石經三官同等　上射於于石經於左注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東壁云兩人本同階何所謂下射之階上又經竝行繫承中等來自上射與下射雖閒中閒一等及下射從之至中等乃前與上射竝行從之必少右者爲竝行計耳何待降至地上上射始得在右也既竝行則亦竝降可知又何降而待之之有至降一等之上下說尤不分明疏取弓矢拾三耦皆祖決遂四字浦金校補取弓遂至卒射

三敖云當作二耦卒射亦如之

司馬正祖決遂注司馬正政官之屬 敖云司馬正與司馬師乃射時所立之官如司射之類也方云周官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三曰師掌官戒以治凡謂六官之正與貳也此經知非司馬之卿與貳者卿貳席位在堂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而終獻獲者則非卿貳決矣周官大司馬教振旅伍長與二十五人之長皆得假以公司馬兩司馬之名則因射而立監得假以正與師之名明矣疏直以司馬正爲小司馬說非是 疏司馬適堂西祖執弓矢是知雖無次者亦 七字金校補 不當 金補 在位

升自西階注揖推之也 各本皆作之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 汪氏肇瀅疑此二字衍

小臣師設楅注鄉射禮記 浦改與疏合 曰乃設楅 輻疏同 于中庭既設楅 司馬師坐乘之卒 石經有各本在若矢不備之上

司射適西階西注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 東壁云上告三耦卒射輕故不升堂此請射於公事重故升堂下經公卿大夫各自有告不必於此徧聞之也 疏上以去衍

扑告君不注 故鄉射亦 浦補 升堂 下大射告公故前在堂下此升者欲公卿聞之十七字係誤衍浦依朱刪 也

公許 則降卽位而后 後石經后 告

司射自西階上注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敖云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東壁云上三耦初立於次北西面此待事之位也及第一番射乃云三耦出次射畢反位第二番射亦云出次則其位在次中明矣三耦位在次則繼三耦之南者亦在次可知疏彼臣禮主人與賓皆卑東壁云彼經大夫中有卿主人卿大夫亦是卿其分相敵賓又特尊烏得云主賓皆卑邪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北石經比朱楊敖本俱作北爲句官從之

遂命三耦注此命入次之事也義疏云三耦既比矣何待司射命之而後入次細玩經文無此迂曲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義疏云下經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此亦當有小射正作之文脫耳

一耦出注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文弼案上射二字必傳寫之譌細玩注意以入次則三耦同而出次則一耦先出舊皆以爲鄭誤鄭不應若是

上射東面注右有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弁也弁矢於附附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義疏云進坐橫弓時皆北面與則上射已東面矣不因而遂揖又左還毋周而後東面者以順羽故因而爲之儀也始取矢時鏃在右手則羽逆轉括之一端於右手而以鏃鄉外乃順矣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嫌且司射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不嫌也注言不背君亦賸義耳疏以其下射若右又金校改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復覆即右還西面

下射進坐注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義疏云橫弓時上射下射皆北面以楅上之矢鏃鄉南必北面乃可取也既取乃東西鄉耳人北面則弓以東西爲橫矣注說殊足眩人疏取不官補背

君向南爲順故官删也

既拾取矢梱梱注亦譌石經梱之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云當作右義疏云左字是鄉射上射於右此於左者鄉射之耦位在西於右乃當其位此則在東於左乃當其位也疏北面揖時已在次西下面衍官删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下還字石經宋本皆無浦金校

司射作射揖石經射如初

司射猶挾一个注猶有守浦金校改故之辭今三耦卒射衆足以舊止一已字以宋本朱李本校改知之矣

大史釋獲大史實八算石經篹下竝同于中疏況國君官臣衍官删多明亦使人執之但文不備也五字浦金校補

司射西面注其邪制躬射官改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綃綃下同通解謂字異音同官據攷工記訂正與鄉射禮乃張侯節疏同梱復謂爲朱李楊皆作謂

矢至侯不著而還　公則而釋獲　疏因著維與綱二者　二者通解作也下全易其文較賈疏爲明白云維者謂上躬上舌下躬下舌兩頭皆有角以小繩綴角而繫之於楅綱者謂上綱下綱皆出舌八尺亦用繩爲之所以繫侯於楅者然則綱與維皆用繩爲之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者鄭更爲一義謂非是綴角之繩乃止下綱之耳也以上共九十八字易去疏九十六字　其共誤邪制躬舌之角者

賓降　敖云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闕文　取弓矢于堂西　注取之以升俟君事畢　敖云取以升者明其將待君射

諸公卿則適次　疏前行北官改至其三耦之南

公將射　疏君尊若爲衍始焉補者

遂縮扑　取公之決拾于　於石經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　石經同敖云當作受此受於有司注同　弓　疏司射次之司射二字浦校補或謂之二字浦補小射正　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弓

司馬　方云下當有正字升　注還右還君之右也　義疏云右物賓所立此時賓待于物北一笥故司馬但云還右如注說則是還左矣　疏降自西階釋弓反位四字金校補前後

是同

公就物注筒崔從佳譌葦器　疏又按上文司射請舍親浦校改立司正　則司射又人官改與大射正爲一人

小射正坐奠笥于於石經于物南注所以韜從晉譌指

小臣正　小臣正退俟于於石經于東堂疏乃云公祖襦朱襦　故鄭云既祖乃設決浦金校補拾

大射正執弓以袂疏案考工記弓工人云

公既發注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敖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爲也東壁云案鄉射記君爲下射上射既發則答君而俟是公後發也

公卽席疏公卿以下當繼射公與賓當觀之故升就位也東壁云賓與公後降先升尊之也疏說未確

卒射釋獲者注司射不言宋無浦金校刪告者

賓諸公卿　皆異束之以茅卒敖云卒字衍

司馬釋弓反位疏委矢當在作官改朱作依司馬命取矢之下不失其次故浦改

司射適階西　北面視石經同陸眡官從之算

每委異之注易校枚宋本同陸校數

東面坐坐字敖云衍注少北比浦金校改官同於故鄉射無之

司宮士奉豐疏案詩云兕觥其觩云云東壁云絲衣爲助祭之詩有酬而無罰且詩無不授義烏得以證此大太夫已上皆手授

司射遂石經及李楊敖皆有袒執弓

不勝者疏降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故云固襲疑衍却欲與勝者相起復衍發

司射先反位注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　東壁云案鄉射司射位在中之西南射位又在司射之西南堂下之西以東爲前故彼經司射反位注有居前俟所命來之說此經次在東階下洗東南司射位在西階下中之西南相隔東西兩階何居前之有又彼經射位在司射西南與司射近升飲者先就射位司射作之乃升此經無射位皆由次升堂不當言入次而來者蓋誤認射位在次北因亦以鄉射注施諸此

三耦及衆射者疏適不幸而今若罰爵浦校改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論其藝其助祭浦校改雖飲射爵亦得助祭或浦補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教金改中　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及取官改其助祭不勝者進疏明知未來浦金改飲時兩手執弓與升飲者相左　退俟次石經俟于序端若賓諸公卿疏故知云浦改此耦謂士也僕人師洗升實賓石經實觶以授若飲公疏毛傳云兕觥角司爵公降一等注夾爵亦所以恥公也義疏云重恥公故夾爵以致敬乃云恥公殊違禮意若諸公卿敖云比耦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大夫之耦不勝注以尊與卑二字李有金校補爲耦

司宮尊侯吳云上不言侯此侯字衍或上脫負字于服不之東北方云設尊之初卽名曰獻酒示主獻服不而非爲祭侯也此曰尊侯不沒其實也不曰大侯之乏之東北而曰服不亦以見此尊主獻服不而服不轉以祭侯兩敖云兩兩壺也或脫一壺字耳獻酒注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義疏云此設尊洗之處近於侯乏之閒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亦虞窒礙故俟時而設非關君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疏但聖人射法決一與一奪故浦校改而字因上句有故字不當重不知古人不計此亦當獻之豫張大侯至於此浦校改設大侯之尊必俟二字浦校補君射訖乃設之者

司馬正洗散注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東壁云案周禮服不氏經文云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是此經服不之正訓也舍此而說疏矣疏自此已前皆以事名衍此西面不嫌背君以其南統於侯故也方云諸侯堂高七尺禮行於階下庭中君不見故雖南面無背君之嫌況西面乎之明浦改六十官之屬者

司馬正西面注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東壁云上注服不負大侯其徒一人居乏所謂居乏是上下經所謂獲者也此經明言獻服不後又明言獻隸僕人巾車獲者其獻者爲司馬師此獻服不乃司馬正送爵之後卽是故浦改略賤也云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者蓋但浦改大侯尊金於此上據通解反位注所云云顯與經背疏故下注云二字浦補司馬正皆獻之是也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始反位共十七字今案賈疏本自明白可不改增雖不俟卒爵然

宰夫有司注獲者之俎折脊脅肺鄉射記有膮字係誤衍當據此正之

卒錯注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義疏云惟實一散于篚而服不祭侯卒爵後司馬師卽受虛爵安所得爵以獻大侯之徒

適右个由侯內東壁云內字疏次決祭右个

獲者左執爵注如於北此各本北面人焉義疏云薦俎之設當如南面人自錯於侯北三步而移適於此面位無變也

天子祝侯曰方云五帝三王時其阻兵倡亂敢爲不寧者皆強橫之諸侯故射之取義使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愾之義祭之以聲其罪乃周官大祝詛祝所謂攻說也

疏周禮當作考工記梓人文

適左个注獻獲者俎與薦俎官改皆三祭

卒祭注此北鄉受獻之位也

司馬師受虛爵張云觀此則前注謂司馬正容獻服不與其徒之誤明矣服不本下士其徒卽得獻亦宜在隸僕巾車之後

注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方云注意不明量人

疏量人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竝受主人之獻於適士中若隸僕人等職卑事鋭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耳

明此知浦鏜改是穆侯于侯之獲者及交官改獻先言隸僕人

卒司馬師石經有浦金校補受虛爵

獲者皆執其鷹疏明繼計服不而南可知

司射適釋石經適階西注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敖云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東壁云文武之說蓋後世語不足以訓經少南辟辨中

鷹脯醢敖云似脫設字折俎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敖云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卿之升者有爲爲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義疏云初請射時本自阼階下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疏決前司射升堂請諸射于公升

司射先反位疏不得言先反位是以決夾浦金改之

三二石經三金依諸本皆作三戴云宋作二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下句敖疑衍云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

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爲衍文明矣義疏云上經將飲不勝者司射於三耦及衆射者既命之矣小射正又作飲射爵者如作射以彼例此則拾取矢亦當司射命之而又小射正作之不應竟無此節而以經文爲衍也此句蓋在上句之上傳寫者譌在下耳此云如初則初命拾取矢亦當有之而文脫矣非至此禮殺而後以小射正代也

三耦既拾取矢疏賓擯浦金改升階復位還筵

若士與大夫爲耦疏以其三耦是士不之東

大夫進坐　揖三挾一个揖退進敖云當作揖退鄉射云揖退是也諸公卿敖云不言大夫文脫耳升就席疏公卿乃升就席者蓋公卿乃四字舊作以其浦校改上大夫與下大夫四字浦刪不當從同是大夫爵　故上大夫待大夫反及位乃後升就席

衆射者繼既石經繼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此句上當有圈隔今置下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之上誤注君子之於事也宋有浦金皆校補疏釋曰自此至卒射如初論三射以樂爲節之事此上十六字浦補謂請若天子騶虞九節諸侯貍首七節云復一獲浦金改用樂行之者證射用應

樂而浦改爲難之意

樂正曰諾　北面視眡石經視通解作眡上射　注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二字浦金補不得不和　疏是其浦補投壺存者

上射揖司射退　注貍首逸詩曾孫也　義疏云貍首注以爲逸詩何又以曾孫當之乎射節之詩不可太長劉氏攽謂三詩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或曰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　疏重此樂節浦補故也

大師不與　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　敖云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全亦恐非出於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方云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案此與注不以樂志語合可以正敖氏之說　注志意所擬陸儗　度也

司馬升命取矢　如初復位　疏釋曰自此至與算而俟論取矢視算飲射爵及射畢之事此二十二字浦補

司射命設豐　敖云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實觶如初　疏彼浦金補不言面鏃而補此言面鏃彼言兼弦弣而此不言　十字浦金據通解補

兼弦衍弣

司射反位　矢不挾兼諸弦敖云此下蓋脫弣字面鏃

司射命釋獲者疏今既退中與於浦改算經文算石經作筭

司馬官本引李如圭云馬字疑衍吳云案鄉射此一節亦云司正升自西階李說是正升自西階

大夫降復位疏尙知非升官改西階下

司正升賓　皆說屨履石經屨升就席

羞庶羞疏注云膂腸間脂膋以引官改其二十豆有三牲之物

司正升受命注皆鄉其位也東壁云經言皆命則北面總命之也疏以云爲浦改反坐故知降席也此將獻士王金改事未訖

乃薦司正疏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二人略之故三字浦校補文不具

辯獻士疏立畢乃薦不待畢獻舊畢獻待。官移正。司正薦乃薦士也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注不洗者於賤略之也。宋無。朱李同。疏案上文位在阼階東南面。浦改。自然北面受侵。

賓坐祭卒爵公答拜賓石經有。各本同。反位

公坐取賓所媵觚受者如初受酬成。石經酬。各本同。之禮

有執爵者疏士有執膳散衍。爵者有執散補。爵者故知士是。有盥升主酌授之

大夫卒受者注與上坐者異也宋有。朱李同。疏大夫末未。官改。又能衍。受酬者當與士相酬五字浦校補。刪輒與西階上故鄭云八字。士立堂下

與上坐者異故大夫與而立酬七字浦補。也

大夫立卒爵疏鄭知祝史以下皆階。得旅酬者前前得。浦改。獻祝史與旅皆得獻

若命曰復射疏釋曰自此至皆獲論復射之事上十字浦補。司射命射唯欲疏是以不可恣心所欲東壁云。經特爲欲射者言之。其

不欲者不之強也疏說甚曲

卿大夫皆降注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義疏云命復射而拜非爲樂與執事也賓與君爲耦不可從羣臣之類矣疏直云唯公所賜復若浦改不言若賓若長

壹發注而和者益亦宋朱李楊益多疏士云第二番第三番唯公得侯浦改中三侯

主人洗注庶子既官卽朱李既掌正六牲之體后後夫人之官也疏釋曰此經論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事上十四字浦補不見小少樂正從之案上文樂正反及位是以鄉射工遷於東南官補西面北上是以云是時事補不聯也則位不得在又案執事者官改堂上

無算石經筭下同爵疏論爵與樂恣意二字浦改樂無次次數之事受賜爵者疏嫌得卽飲不代伐

受賜爵宋有李敖同官同者與注與其所勸歡宋本勸者

唯受爵宋李有敖云當有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與疏鄭轉傳浦金改乃爲而者
公命小臣正辭疏今及官改直升不成拜者
宵則庶子注作燭俟候宋朱李俟賓出疏論禮畢賓容出補公卿出二人衍入之事
賓所執脯注明雖醉不忘禮下三字本作志禮不忘樂浦據燕禮注改
卿大夫皆出疏云賓禮訖是浦補臣禮衍是也
公入敖云當有奏字驁注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義疏云敖氏謂入降而入於內也意者在郊亦必易服稍休而乃出同還於國與

儀禮注疏詳校卷八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　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　舊脫。陸李皆有。敖改此文云。久無事。則使卿相問。　聘　舊脫。李有。於五禮屬賓禮　疏據舊脫。官補。上公之臣

聘禮君與卿圖事　注　謀事者必因朝　東壁云。亦有不因朝者。又其位君南面云云。舍燕朝之位。而據燕禮之位。以斷正朝之位。大誤。經明言卿。而注又增入三事。何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注　戒猶命也　方云。復言圖事。更與使者共圖之也。非然則戒上介亦如之。宜直承乃退下。若如疏所云別命之。則宜曰更命上介亦如之。今使者言命上介言戒。敖氏謂異尊卑也。

宰命司馬　注　諸侯謂司徒爲大　舊無。疏同。李有。宰

命宰夫官具　注　宰夫大　舊無。李有。宰之屬也

及期夕幣方云既命既戒而期則無定何也凡在行者各有宜庀之家事也義疏云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應在此時方云視幣以夕陳之卽載而舍於朝乃可與使者同時而就道也且禮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必夕幣然後厥明使介告於室神而遵受於君事乃順禮乃安

管人布幕疏案天官之屬二字浦補有掌舍掌次幕人等卿大夫在幕東注大夫西面辟使者東壁云卿大夫有常朝位此亦率其常而已疏謂大夫常北面據小司寇及朝士外朝之位羣臣西面蓋兼卿大夫士言又司士正朝之位卿大夫西面據此兩朝大夫皆非北面

史讀書展幣注史幕東西面義疏云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使者與介幕南北面史讀書當面卿所展幣而令衆共聞之則敖云幕西東面者得之賈人坐撫其幣義疏云賈人不在列司他幣此時不

宰執書告備具敖云衍于君

厥明疏明初行時父在釋幣於祖廟衍東壁刪可知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云云義疏云春秋事多踰禮況楚圍當時自以爲君尤多僭越不足據也疏言娶得竝告亦非是但奉執幣須潔當有洗以而金校俱從朱子盥手

有司筵几疏故特牲少牢年。

釋幣注朝貢禮周官注作逆巡守禮。云純四疏引鄭云。當爲三。只義疏云。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矣。與常幅不同。不可曉。疏則每無。卷二丈

又釋幣于行注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義疏云。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之祭。通乎大夫士。祭法不足據。從月令爲正。疏此謂平地治。道路之神

諭喻。金校。無險難也云不舊倒。今正。言補埋幣可知者如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在至廟門外之西爲軷壇壇非。

遂受命疏自釋幣於門上云釋幣於行。此乃云門。將以行神在廟門西。故亦可以稱門耶。

使者載旜下當从旦。此竝从旦。譌。後皆放此。疏卽此朝門者皋門外也矣。

君朝服南鄉注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己敖云凡人臣非朝夕之時而欲至公所者。必俟命而後入。義疏云。若使卿進使者。蓋以賓禮使者。重聘事也。東壁云。受命將行。尙云不敢必君之終使己乎。於情理不順。

賈人西面注賈人朱子增庶人二字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義疏引劉氏敞說云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東壁云藉是畫版繅是繫而垂者即所謂絢組也文弨案執玉有藉無藉之說又別一義不當牽引於此言之疏覲禮記云句上故字衍一者書金校以木爲中幹下記謂金校云絢組尺使者受圭疏即既金校言受命鄭云奠至金校亦於使者之東受享注帛今之璧色繒也義疏云半纁者用幣之常未可以禮天之璧幣一律論之東壁云大宗伯以蒼璧禮天凡玉器牲帛皆取象於天是幣之色蓋準於天非準於璧也此經上單言帛下言半纁則帛不過素帛而已玉亦如之享用蒼璧何所取義疏又自謂未知圭何色則帛何必以璧色爲準璧琮後右官改又今從東壁改後受者漢舊脫亦因周法以其相配四字朱刪但未知此聘享之四字朱補圭用何色耳以其公則金云衍案當仍之執桓圭遂行注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東壁云舍止宿也在路固不應朝服然出朝即可改服不必至郊乃脫也疏受命則浦改即案古通用行乃即道也者浦補鄭下浦補注云言別無有依官改告請之事

下大夫取以入告注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方云聘禮賓私覿私面皆先入陳幣於門內擯者辭以其幣出請受然後賓復以幣入相授受假道禮略故大夫取其幣以入告而不煩次介入陳及出許遂受其幣而不煩相授皆體疏今不以許道受幣云遂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通解作今云遂是過賓之心不欲稽留也注疏推說皆未得其理已許道而辭讓此幣案賈疏誠不若所改之簡明然語亦自明仍之

餼之以其禮注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羹介用少牢米皆百筥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惟芻禾則無米可見矣禾以秣馬敖疑下有脫文

疏春秋傳曰餼滅藏石牛見哀公二十四年米八入筐而依卿者金校致饔餼者大夫餼無字當在下賓禮無金從上移正芻禾

士帥師沒其竟

誓于其竟司馬執筴義疏本作策注史使於衆介之前北面東壁云詔辭自右則當在賓右退南面注以爲北面疏謂由衆介知之不知史與衆介不聯事何必同面以勑當作勅告士衆爲其犯禮暴作暴乾之暴誤此當依正體作暴今通俗只作暴可也疏同掠也

未入竟壹陸一肆

爲壝壇疏不壝土爲宮二字補此字删以是畫外垣垣牆壝土爲外牆土今則不畫十二字删是無二字補此竝依通解宮也官本亦改賈疏云壝土爲宮是畫爲外垣今不壝土爲外垣牆是則不畫宮也

介皆與疏布幣授受玉之禮　介皆入門左右俱浦校

習享注士士介也義疏云上云介皆與則此執庭實者非上介明矣敖云乃有司之主執庭實者也　疏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於地義疏云庭實旅百享王之禮此侯伯之卿聘恐非宜有

及竟疏大夫杠扛五刃仞同義疏云杠五仞則四丈其長如此亦難以建於車矣緯書之言多不可信

乃謁閽人　注以譏陸幾異服

布幕疏下文亦大官改聘時於廟門外

退圭注圭璋尊不陳之義疏云圭璋不陳者以其無幣可會故直展之而已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注上介不視眡於君也義疏云經明言亦如之則無不視之理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義疏云上經言賓西面介皆北面賈人北面至此面位無變也賈人何必自北面轉而南面以告上介介疏何必轉而東面以告賓乎注以此所告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兩誤耳文弨案注意蓋以告欲鄉其人展訖但至於朱改但上介不視但衍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二字補俱依通解東面告賓是亦二字補俱依通解放象君禮而爲文變有司展羣幣以告方云問大夫之幣亦必受自公家周官校人共使者之幣馬侯國宜同之疏乃謂彼天子之使與諸侯異不亦固乎及郊注子男十里也李無疏鄭以目自驗知之及館注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就焉便疾也義疏云玉幣皆在賈人之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禮疏謂無過一勞是已乃又因注而強爲之辭疏家之曲徇每如此三二十里有宿賓至于近郊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東壁云君已知其聘但未知其專聘本國抑先須聘他國故特請其所往也謙之說非上介出請注其有來者與陸音餘朱子云此不當作疑詞疑本是介字案朱說是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東壁云上不言請及告而此言之蓋補上文所

不及耳。注說曲。疏未來。浦校。之舍前賓揖先入注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東壁云。命當受於堂。不當受於庭。經蓋省文耳。若以五等言。則司儀明言凡侯伯子男之臣其儀亦如之。則登聽命不止公之臣可知。況此聘禮本合五等諸侯言之。烏得以侯伯爲斷。賓北面聽命疏勞者南面可知也東壁云。勞者南面。則以君自居矣。必無此理。既上明言東面致命。若何背之。授老幣疏若趙魏臧藏。金校。氏老之類也勞者禮辭注設於門內也疏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內也東壁云。一在南。與門近。亦得言門內。賓再拜稽首疏賓楹間北面授受。幣東壁云。歸饔餼無此文。大夫南西。朱改。面受　竝據賓而言受字誤三字通解補。也勞者揖皮出疏勞者在執皮者浦補。之西故知東面揖執浦補。皮者浦補。可知敖云。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則此勞者

之三字金補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石經簋作簋敖同戴校集釋亦從之并注簋亦作簋文弨案此從釋文作簋是也簋者外圓今云竹簋方故注云狀如簋而方簋者外方知此雖名竹簋而實不圓狀如簋之方也若本是簋則何必更言方至云狀如簋而方更不辭矣是知簋字爲是疏自此盡以賓入人故云如簋簋謐而方

其實棗蒸栗擇義疏云擇當讀作釋與蒸互文耳蓋皆洗淨熟之而去其皮詩釋之曳曳蒸之浮浮是也注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據士虞禮左右互易義疏從之

儐之如初疏賓亦不擯賓故其二字補金校請導賓

至于朝注遷主所在曰祧義疏云春官守祧八人鄭以爲每廟一人則四親與姜嫄廟亦可謂之祧魏氏了翁以左傳豐氏之祧證之尤明疏賓云之官改請俟閒之事以藏

先王之三字通解補下同遷主故此亦以二字補俱金校名太祖廟爲祧也

賓曰俟閒注欲沐浴齊齋疏同戒疏入朝廟官改必須齊戒沐浴

賓迎再拜注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爲致飧邪東壁云疏前後數百言置君命於不問所爭者特束帛之有無

耳愚謂禮以君命爲重何論束帛之有無疏曲折以阿注說殊非經意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義疏云上郊勞勞者不答拜則此卿亦不答拜也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義疏云郊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先迎而後入此但言迎不言入則不入可知矣致飧空以辭致君命東壁云君命而謂之空辭其視君命不輕甚邪且飧禮雖輕而九鼎七鼎之陳亦不爲少如不以君命致之使者冥安然受之乎其臣君金校致飧無幣

宰夫朝服設飧疏釋曰自此盡衆介皆少牢論宰夫設飧之事共十五字金補對饔餼而言饔餼則通解去也字補此五字生與腥飪俱有此非弒君如本作而何

飪一牢疏實與飧其浦改陳同

門外米禾皆二一誤十石經二十作廿車

衆介皆少牢注鼎五羊豕腸胃魚腊義疏云五鼎當以少牢爲準有膚而無腸胃腸胃在羊豕鼎中賈援玉藻注以疏此恐玉藻注本無據也

賓皮弁聘注入于次者俟辦辦今從李本楊本官本作辦古無辦字凡辦具之辦皆作辦張云監本杭本作辦誤也

乃陳幣疏就有其衍事也

卿爲上擯注擯謂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東壁云周禮大行人所謂五人四人三人者論賓之尊卑以爲擯數多少之準非以主國言也敖云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東壁云三丈六尺之遠如何傳語往來亦相去三二下同丈六尺及末則鄉卿受之反面傳而面浦俱依通解校上門容二轍通老子道經云善行無轍迹案說文無轍字參个疏主君之擯與賓君之介但天子尊得分辨辦朱改別下同諸侯尊卑以待之大夫問闑行若通解蓋交擯傳命唯傳命不傳辭有其異矣云西北東南者面從承擯三字浦改作自北蓋與上從南相對向南爲車送逆迎之節其交擯則同周也冬官匠人云疏於凡引攷工記者皆謂之冬官沿俗稱耳門容二丈四尺補公皮弁疏是降於以金校待其君也明通解改故賓主人皆褐也

賓入門左注擯者亦入門而右義疏云承擯紹擯初未出故敖專以上擯入門言之

公再拜注南面拜迎敖云賓入門右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明矣東壁云南面是待己臣法此於聘賓自當西面賓客辟不答拜疏不敢當從下移此賓辟當舊誤在此相酬亢之禮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疏每曲之說不明朱子云案江都集禮古者宗廟之制外爲都宮門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注門中疏一引作門中又一引作中門門之正也疏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東壁云玉藻賓入不中門注謂聘使稍東而近闑近闑與拂闑不同疏以聘使仍與爲介時拂闑同是紐合也且鄭明言君入中門疏乃謂君近闑拂之而過大不可解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周東壁云玉藻說亦有不可解處賓入不中門而大夫爲介則曰中棖與闑之閒豈大夫獨可當尊乎此不足爲訓而注引之賈卽其說而發明之謬甚謂兩闑之閒東壁云門止有一闑安有東闑西闑且亦無內外之可言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爲尊云云方云此謂主君由門中而賓入不中門偏近闑則不踰君之迹介與擯各拂闑則不踰君與卿之迹士介拂棖則不踰上介之迹疏似未達

及廟石經廣釋文同門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義疏云公但入而俟賓無內事之可省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義疏云君行一臣行二之法此無之公迎賓於脫李有疏亦有大門內疏上初命訝拜官改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廟浦金俱從通解作朝疑未是矣及乃賓來大

門外　必知義然者當。　又云宰夫授受校。金公几
賓立接西塾注介在幣南北面西上　義疏云。賓介雁行而入。同面未改也。幣在行塗之南。賈人東面鄉之。介立于賈人之北。賓又在介北少進而皆東面。下文授圭受圭皆同面。足以明之矣。注疏以入竟展幣。賓西面。介北面。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統於賓。例之。非也。　疏在有士前也
几筵既設疏就尸柩於殯殰宮　是其以浦校事至言信矣
賈人東面注鄉。官從陸改正。入陳幣　疏乃陳幣在門外不官補言者
上介不襲注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　義疏云。此竝受。非訝受也。竝受則上介亦東面矣。不訝受者。以其非正行禮也。
賓襲執圭疏若君。金校又盡飾而裼則掩蔽金校補執玉之敬　故去飾不裼也舊也在不裼上官移正。
擯者入告疏云圭贊之重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君之所執　義疏云。上注引玉人文。璋。璧。琮。以頫聘。則臣出聘不以六瑞之圭。此疏引六瑞。是直以聘卿所執爲信圭躬圭之等。誤矣。朱子詁論語。亦沿其失也。　總而言之皆是氏贊故左氏傳云文下所引見莊公二十八年。

三揖疏賓又向揖官改主君揖　主君亦舊亦在主君上官移正東面向堂塗北行

公升二等注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東壁云階升有先後其行則一而已何行一行二之有疏君行一臣行二此齊語晏子辭齊語無見韓詩外傳四

擯者退中庭注鄉今從陸張正不與同向者混疏亦當改公所立處

賓三退注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方云此經三退即司儀所謂三辟也同有事於楹閒退之外別無辟法注疏強作分別似未當疏三辟退負序也者衍

公側襲注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閒可知也義疏云此之裼襲俄頃之閒耳序坫之閒何取焉疏引賓禮要禮二者皆不可以相況射禮亦不同

擯者退注反其等敖疑衍義疏刪位無事

公側授受宰玉

裼降立注古文裼皆作賜浦云當作緆疏袒裼而有衣曰裼　假令冬有裘襯身禪禪衫　若夏則朱有以絺綌

復有上服皮弁祭服舊倒之等　謂袒裼官改衿前上服見裼衣也　吉言凶皆袒左是也

擯者出請注不必賓事之有無義疏云聘享相將擯者主相禮故出請入告不可聽賓之自入而不請也注所言則幾於詐矣

庭實注或以馬也舊無李有疏同疏下云皮右首手臣於君臣謂私覿

公側授受宰幣皮如入右敖云當作左首而東注皮右首者變于生也義疏云執皮者左在前則皮亦當左首疏所引皆可爲左首之證夫雉非生者而亦左首則何變於生之有

若有言敖云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義疏云注所引三事俱不及聘與此經所云者不合

賓奉束錦疏鄭注私覿是外交也者衍官刪有三帛二三生

擯者入告疏故止客請私朱改覿而即朱改下文先行禮賓也

請禮敖云當作醴賓義疏云冠禮昏禮俱作醴賓敖說良是蓋醴質而禮文醴親而禮泛也宰夫徹几疏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世是諸侯與孤卿大夫四字官補朝聘天子法

公出迎疏前聘享俱是公禮故聘訖而享公五字從通解補不出迎此禮賓私禮方云聘享不出迎緣使者之心欲敬將君命而自致其爲臣之禮也至是而出迎權主君之不宜竟以內臣之禮待故轉於私覿自抑下耳疏謂公私之別非也

北面設几注凡几賓左几疏則啐酒爲禮成舊倒依楊乙義疏云醴賓以賓之受幣爲成禮疏以啐醴爲成禮非此處成禮之義

宰夫實觶注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義疏云冠昏禮賓主人皆不自酌贊者酌以授之則此宰夫酌醴乃常禮非必君尊而然也上言几筵設無設洗之文宰夫洗升無可據且宰夫奉几以進疏云進不言升明不從下來則此不得亦之也疏下記云醴禮尊于東箱宰夫自目東箱來

宰夫薦籩豆疏若無宰夫則朱補在中庭矣東壁云中庭非擯者位向暫立耳其負東塾則其本位也此以賓方升席堂上無事又庭實將設須視之與無事而退者不同宰夫自主飲食未嘗代擯相禮豈得謂有宰夫遂可退邪

降筵北面疏尙上補古今通用也

公用束帛方云此句下疑脫酬字注言用尊于下也義疏云玩上下文言用者多則用亦常辭

建柄注糟醴不卒啐誤。通解亦誤。官作卒。吳云。案上言啐醴。則非不啐明矣。不卒爵。故建柄而奠之耳。

栗階升疏其始升亦連步以於上

賓執左馬以出疏庭實設馬乘舊倒。官乙。賓用束錦乘馬。官删。賓儐勞者官補。

賓覿奉束錦注不請不辭鄉。鄉李本從陸張改正。時已請也敖云。此亦擯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也

非賈人之屬。賈人專掌疏論賓浦補。行私覿之事

圭玉聘享後無事矣。

賓出注事畢東壁云。禮名私覿。豈有未覿而事已畢之理。若曰臣禮已畢。下乃行客禮。則又不當僅謂之事畢。

贊者賈人之屬義疏云。贊者蓋卽受皮受馬之有司。皆使者之家臣。

公揖讓如初升注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東壁云。臣禮指上門右言。疏說甚明。乃又謂此爲臣禮見新之。殊不合。

拜也注君乃敖云。辭之而賓由猶衍。拜同。

公降立皆奉玉東壁云。注合玉錦疑衍。錦束東壁云。爲一物。未免穿鑿。

擯者執上幣　二人舉皮從其幣　敖云二人舉皮亦竝行而出　出請受　敖云言其出爲請受也　注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義疏云出請受亦目下事也此時未釋辭東壁云注所謂隨謂隨擯者出立耳門中非可聚立之處又介在西塾南東面擯者亦應在東塾南西面隨者何至不得卽位而聚立於門中乎　疏闌東　朱子云下當有脫字文弨案門二丈一尺闌東僅一丈有餘或是脫此五字　一明不得竝出也

執幣者西面　注請于上介也　東壁云此爲衆幣則請于衆介可知請覿同故可統請之一人此各自受幣自不當以一人概之

上介奉幣　疏謂賓覿時奉　金校補　幣入門左　彼　亦官改　皆　東官刪　不奠於地　明不授受也

介出　注不側授　受、金校李本授　介禮輕　義疏云賓覿公側授宰幣以公尊嫌當有人贊之故云側若受者則何贊之有雖不言側側可知也　疏側授受　宰幣　當有贊者受於公　舊於公受今從李本正

擯者辭　注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　舊無李有　固衍字　義疏云士介辭之恐不得命而賓又代爲辭之則亦可謂之固辭矣

宰夫受幣　注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　義疏云下經云執幣者序從之卽上文士三人也則此宰夫受幣卽注所云俟擯者執上幣而來之幣也　宰夫　大　受于士

執幣者序從之注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義疏云上有以東之文此云序從從而東也宰夫一人難受四幣從宰夫以東則士者宰夫之屬與及大門內注鄉非說見前以公禮將事賓請有事於大夫注請問義疏作請問卿也不言問聘此聘字疑衍義疏無聘亦問也嫌近君也敖云有事據賓所請之辭而言故不賓問卿問大夫曰問也義疏云紀事則曰問下經云君使卿韋弁注韋弁靺韋之弁兵服也而取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靺布以爲衣而素裳義疏云爵弁韋弁等第既同其純衣纁裳靺韐纁屨或亦不異左氏靺韋之跗注乃戎服在下者耳未必即韋弁服也鄭因此易以靺色之布爲衣而又同韋弁服之素裳鑿空臆撰殊爲難信疏晉卻至衣靺韋之跗注註取相近耳者補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東壁云此禮辭不過上介傳命至下迎大夫則相見聽命當尊服故易皮弁豈受與不受之謂

有司入陳注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東壁云廟中無留賓寢宿之理曾子問本有公館私館之不同即曰下廟門爲卿大夫家之廟門則不過受饔餼於此以重其事非遂館於其廟也饔餼與積大行人及掌客其辨

甚明。注以賓饔爲積誤。不當以對文散文之說曲爲之解。　疏曾子問孔子云文。若今縣官舍宮浦改。也

飪一牢　注當內廉辟堂塗也　義疏云。堂塗直階。正鼎設于階前。當少東。以辟堂塗。陪鼎當內廉。則又在牛羊豕鼎之東。距堂塗又稍遠矣。所以識日景引　朱子改別。敖從之。疏竝作引。李同。

陰陽也　義疏云。敖以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其言可以徵信不虛。　疏釋曰疑尚有脫文。案公食大夫庶羞也以二字衍。通解無。非正饌　故陪鼎猶當內廉而

辟堂塗重二字。刪。之內也　明腥。浦改。官改此。是葬用木之驗也

堂上八豆　注變於官作乎。誤。親食賓也　疏案朝事八豆菁菹鹿臡下仍有茆菹麏本書作麇。同。臡不取而取饋食葵

菹蝸醢者　義疏云。八豆。經但言韭菹醢醢。而不及其餘。以朝事之豆。自有舊章。舉其首。則末可知。不必一一列也。如少牢四豆。於朝事饋食各用其二。則經悉著之矣。此諸侯待賓之禮。不可以卿大夫之禮相繩也。

八簋繼之　疏釋曰云八簋二字補。繼之補。者下云八簋者四字衍。直次第屈衍。陳之　雖官刪。屈陳之亦則。通解亦。官仍作則。間雜故官補。通解作必。錯陳之使當行黍稷間錯不相得。通解相。竝陳設乃得二字舊作亦通解改。相變

兩簋繼之　疏其要殺浦疑使。又疑在。各得相變　羊豕衍。相當不相變　故羊豕亦衍。不得變也

八壺設于西序注酒蓋稻酒粱酒敖以爲稻黍各二壺。粱四壺。東壁以爲稻黍粱。又黍之不粘者爲秫。月令。秫稻必齊。秫固酒材也。是爲四酒八壺。又引或說。酒正掌賓客之禮酒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外。又據禮運澄酒在下。澄爲沈齊。卽酒正五齊之一。且以供其祭也。以經無明文。竝以疑存之。疏故知二字通解補。止有稻粱但通解補。無正文醯醢。醢百甕西夾六豆疏南麋臡重二字。删。西北上疏則於東壁壁下同。下南陳是以鄭云舊誤其名。醢醢百甕疏陪鼎當內廉東面西。北上餘二牢疏寢右者當升外。朱升。左胖也米百筥注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義疏云。鄭意以醢醢夾碑十列。百筥繼之而南。則碑在三分庭之北。其南乃寬深而可陳也。然醢醢夾碑。其上列固當少北於鼎簋。雖十列。占地無多。而餘在門內。米筥從餘。則距門不必次遠。設碑於南北之中。其下尙寬然也。門外米三十石經作卅。車薪芻倍禾注四者之車皆陳北輈義疏云。東陳者西鄉。西陳者東鄉。轅皆在內。如注說。則是南陳而非東西陳矣。四者之車。皆人輓者。古之用財材。

揖入及廟門注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于大夫廟東壁云天子適諸侯止有巡狩若舍其祖廟語僅見於禮運先儒以此所記多非夫子之言則其說不盡爲古法可知以理論之廟不可爲舍天子非巡狩不當適諸侯若巡狩則在路有帷宮至方岳則有司儀之宮何必舍於諸侯之廟若諸侯與大夫則曾子問所謂公館本爲舍賓而設何必舍大夫之家而況於廟此經廟門當疏云門內卽宁下義疏云門內卽入門有錯誤以理正之可也右之位所云揖位也入三揖皆行疏則賓所在若主人非謂君三字朱補也若然浦改君與使者行至于階讓注古文曰三讓敖從古文疏若主人三讓大夫使人亦三讓此下中古文云周禮則監無當是誤刪舉其大率而云三讓

大夫東面致命疏又別引金校拜餼二牢

賓降堂注止不降使之餘尊東壁云上賓先升一等已爲體敵尙何餘尊可言賓送于外門外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東壁云諸侯外朝當在雉門之外大門之內拜亦拜於其地耳大門外人民往來不當爲設朝之地注疏皆未的疏凡賓客

之治令訝訝依本書補。此訝字屬下句。治之

上介饔餼三牢注無鮮魚鮮腊也李無。

西夾亦如之注明此賓客客。李本容。疏兩客字同。介也

士介四人疏不云東西明朝。金校。當門北上知制。官改。不在門外東西

宰夫朝服疏決上賓與上介皮弁韋弁二字官增。有束帛每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

士直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方云。疏說非也。芻薪米禾不致。將焉取之。蓋飪與腥亦如飧之少牢。凡醢醢簋簋豆餅之屬亦每減。以其爲日用必需之物。更無不致之疑。故略之。

無儐石經及諸本多作擯。李楊皆云。擯當作儐。下經疏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今此作儐。從其說也。則君歸補。饔餼介皆從拜可知

卿受于祖廟疏而受於祖廟者補。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太祖廟大夫下君故則。受於王父廟

東壁云。經明言祖廟是太祖之廟也。祭法。惟天子諸侯乃有祖考廟。蓋指太祖言。王父。曾祖。雖曰祖祭法則謂之王考。廟皇考廟。無祖廟之名。惟太祖則稱祖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卽此經所謂祖廟耳。其天子受於文王廟之說。經記無文。未可援

以爲下君之義。

下大夫擯注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義疏云。下大夫擯。取其與賓爵差近。所以尊賓也。且此問卿者無士介也。疏何士擯之有焉。東壁云。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以廢之。

卿已以與賓相接

擯者請命疏亦從卿而入省內事補。

賓升一等注賓先升使者尊東壁云。賓奉君命來。故先升使者。尊之說隔膜語也。

擯者出請事疏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見昭公六年。

賓遂左注主人與固金校。辭於客疏今此賓與卿敵靚金改。者

庭實設注大夫至庭中旋竝行疏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云云。東壁云。大夫無不迎賓之理。亦無迎賓於中庭之理。況據上請事注曰。俟于宁。疏曰。不俟於庭者。辟君也。是不但於理不符。於已說亦不合。

與賓揖而竝行北出面浦校。

大夫對疏是以曲禮云鄉卿與客竝

庭實設介奉幣入注今文曰入設敖謂當從今文有入字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

介升注亦於如李本於楹間南面而受

擯者退大夫拜辱注拜送東壁云上已言送于外門外再拜矣此何必又拜送此當是至賓門外拜其辱也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疏聘君使上介以幣聘問之事

堂上籩豆六疏其饌自室金校補戶東爲首其南醢醢浦校改醢屈下文上介四四豆四籩

上介亦如之注米六筐者又無粱也敖云蓋黍粱稷各二筐也

公於賓壹食再饗疏釋曰自此至酬幣亦如之論主君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共二十字浦補以其爵等爲之牢

禮之陳數舊倒在下段此其饗通解改二字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先後衍不定也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敖云上唯是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上介壹食壹饗之下方云敖說非也凡賓受禮而拜於朝介與羣介必從舉例於前則上介之食饗賓及羣介皆同拜於朝可知矣若退其文於上介一食一饗之後則似賓受禮拜於朝者惟賓上介受禮拜於朝者惟　疏介雖從入人如知從饗者大夫於賓疏不言燕其實二字浦補上介而羣介皆從賓介而拜之禮義不可得而見矣

亦有燕　是以鄭詩雞鳴羔裘云知子之來之　雖有燕之衍亦無常數

賓自碑內聽命注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　方云大夫南面致圭如圭君親臨之也賓不北面受而竝受如聘君親受之也於本國受圭璋時北面竝受乃臣在君前相授受之禮與此異注若鄉君前未安

疏此時特金校於下聽命　今或補不在大夫廟而舍二字補俱從通解於正客館

大夫降中庭疏大夫至官有中庭賓乃降　賈人至衍上啓櫝者

上介出請方云此節經文疑有錯衍宜曰上介出請賓迎大夫入賓揚大夫還璋賄用束紡云云乃事得而辭順

賓辟注不敢受主舊無李有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　敖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義疏云公若入外門列賓當拜迎於外門外而不可以辟矣當以敖說爲正

賓揚注紡紡絲右从系譌疏同爲之今之縛官本從釋文作縛蓋糴之俗體疏引周禮注明作縛字也疏今之白縛縛也

賓辟注不敢受主舊無李有國君見己於此館也

上介聽命疏介西面命向公可知

聘享疏及嘗常聘彼國之下大夫

遂行舍于郊疏鄭注云具其視也

使者歸及郊注必請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義疏云君臣不容相猜疑如此注說甚謬疏以俟君命敬也者衍

釀乃入疏掌侯釀禱祠說之祝號

乃入陳幣于朝疏夕幣七也朱子云案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此夕字疑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一饗食三字脫朱補

有侑幣褻有酬幣又浦補有三卿郊贈以其上介無郊勞贈金改幣云禮於君者不陳者此下疏文轇轕不明今載通解所改

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之類也知不陳者以賓介所陳之幣皆是主國之君禮於己者故各陳之若是於禮聘君之物則當統於賓不得衆介皆有也蓋禮於君者是其正（此下依賈疏。）

公南鄉（疏）宰（幸。）告於君

反命曰（注）明彼君敬己君（舊倒。）（疏）左傳丹（有。）桓宮之楹

執賄幣以告（疏）此賄幣卽是禮於君者（前。）

禮玉亦如之（注）上介後（李從。案疏自作後。）取皮也（疏）公側授（受。）宰幣士受皮者（皆。）自後右客今報（執。）享皮幣玉

若有獻（疏）則是賓亦（言衍。）有私獻於彼君

君勞之（疏）鄭知（此。官改云。）旅答士介共一拜者君勞上（士。）介

君使宰賜使者幣（注）既拜宰以上幣授之（義疏云。上亦使者受上介幣。則幣未授宰也。至是君使宰賜使者幣。以君命賜之耳。幣仍陳於故處。非有以幣執授之事。下介幣同。）

釋幣于門（疏）故知在門外亦在東方也（不補云如之者釋設于行見其文略）

乃至于禰（疏）還似以特牲少牢

觴酒陳（疏）以其三獻（時官改）次第皆列于坐者也

席于阼（疏）此告祭無尸爵皆兼奠

一人舉爵（疏）不得用（補）酌神之尊

聘遭喪（疏）乃謁關人（二字浦補）入告君

不郊勞（疏）亦知（如）天子之踰年卽位也（公羊傳文云金改）

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義疏云不筵几對上文几筵既設而言謂廟中也殯宮自非接聘使之所聘亦不可於喪次行事）

主人畢歸禮（注）賓於（所李本於）飲食不可廢也（疏）且下文云賓唯（雖）饔餼之受何須（頓）云饔餼之受

賓唯饔餼疏饔餼之大禮是其正

遭夫人世子之喪疏是以使大夫夫人受聘禮

遭喪注不以必純凶接純吉也　君喪不言使死大夫受　疏直去云衰易冠而已　袂袖補官為口　云君

喪不使大天夫受

聘君若薨于後疏謂謁關人關人補二字告君

受禮疏此官補受禮亦饔餼之禮

赴者至疏則主國可以闕樂矣補金校

子卽位不哭疏以其既記不得稱世子

若有私喪注私喪謂其父母也李楊有　凶服干于李干疏同君之吉使

歸使衆介先注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方云君子不奪人之喪既以國事不得送死又不使速歸而哭殯非情也疏又云出公門釋朝服反常服三日成服而後去之益無義理聞喪不得奔喪則成服於所適之國記有明文

賓入竟而死疏自此盡卒殯乃歸論浦補賓介死之事

主人歸禮幣疏必以當喪者之用下云當中篤贈者解經中小斂大斂之用十五字衍

介受賓禮疏故鄭云當陳之以反命補也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義疏云君於士有致饋之禮豈於他國士介而不具衣物者非哀死恤喪之誼也方云古人重送死賻賵含襚雖不速事猶越國而致禮焉使者死於其國而斂缺衣物非主國所安同使者亦難爲情鄭蓋以爲之棺句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

若賓死注未將命謂請朱李楊皆作謂俟間之後也

小聘曰問注面猶覿也此下敖有今文禮作醳五字案下記不禮注古文禮作醳敖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非是

記若有故疏是一簡之容字數舊字多少者浦校改

主人使人與客注賓出而讀之讀之李複二字不於內者疏璽書追而與之通解有杜注云璽印也六字當是朱子所增

既受行出注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未是

使者既石經無李楊皆有受行注舊有於其二字李無於字陸皆無張從陸處臣也

出祖釋軷注軷陸畋張從之然案下文是軷字疏同涉山川或疏有李同伏牲其上疏證軷祭即道路之神也用命牷物大馭掌馭玉王路登受轡犯軷遂驅之五字浦增犯祀軷而去

所以朝天子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舊脫三字禮記雜記正義引重朱子亦重蒼石經作倉注刻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義疏云圭之首三角而銳或取陰陽奇偶之義以分上下又以爲諸圭之別也圭角二字常連言之下記云皆平繅平繅纁之質也三采二采其飾也以平繅爲實則非章明矣三采各二而三就則每

采以兩相併而爲一就也朱在上白在中蒼在下與公侯伯之圭繅皆三采三就典瑞職有明文

九寸上三李上公之圭也疏又案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等節瑞亦是皆金改節信剡上左右各寸半舊倒在下段皆象蒙金校改水草之文皆是雜色采浦金校也

問諸侯疏二采爲再市共爲四等五伍采五伍就此亦降於諸侯而言降於天子者也據上文所以朝天子是也上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十一字浦依通解補則諸侯二字通解刪自相朝亦同諸侯遣臣自相問上公遣臣相問圭與繅皆八寸則十三字浦校補又刪若字遣臣問天子圭與於繅亦八寸

皆糸纁注皆用五采組上以糸下以絳爲地義疏云繫未聞以糸纁爲之者他禮每云組繫此亦組繫也但絢則彌華耳疏此組繫亦名繅磟藉爾雅三入赤汁爲纁周禮爾雅皆云三入爲纁此疏以意增絳則赤也金云通解此下有郭注云纁絳也明二色同也十一字文弨案無此義亦無不足

問大夫之幣又齎陸作賚俗字張乃以賚爲正誤皮馬

辭曰非禮也敢敖云此辭對之辭未詳疏其所用之節姑闕之曰非禮也敢辭衍張所見疏無之交內互體艮

卿館於大夫注館者必於廟方云受禮必於廟而起居飲食必別有館舍車馬必別有所納徒御必散舍於里黨之閒友邦聘使歲時數至而使舍於羣臣之祖廟則室神弗得寧矣以曾子問所言公館私館觀之使臣之公館必本設數區聘者蹔至然後命館於私家耳

卿大夫訝疏謂初行聘及饗食燕浦補皆迎之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訝石經之李同以其摯疏云以衍公事聘享問大夫者向有報衍訝者凡四器者疏云言國獨以此舊倒爲寶者

宗人授次朱子云案周禮幕人掌朝會共帷疏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非使其臣聘使侯浦校改

上介執圭疏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三字通解刪之容節浦校改賓入門注孔子之執圭鞠躬躬張云釋文云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閒安知非鞠窮若踧踖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文弨案廣雅翮窮謹敬也上邱六邱邱弓反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魏華父要義於下入門鞠躬焉云溫本作鞠窮焉今依李本作窮下經注竝同如也疏若降堂後趨進則翼如也通解改作若降堂後趨則疾而翼如也蓋朱子疑進字爲衍故如此改鄭賈氏皆不知進字爲衍文今當且仍其舊

授如爭注首爭爭鬬之爭五疏授謂就東楹移玉受至浦改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方云不遽釋手也君實不送而字乃釋文誤入注

賓之敬如君送然方云主君既受猶以手承君之手下如初送玉者然君廻還賓則五字通解退通解增刪不必從出廟門更行後事朱子於論語謂字已質其非矣

執圭入門鞠躬焉觀疏亦尚不辨鞠躬之當爲鞠窮

衆介北面踖焉疏此謂賓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義疏云敖氏謂於享時者得之若方行聘時使者方屏氣戰色衆介不應容氣舒揚也

私覿愉愉陸俞焉

凡庭實疏則以皮爲主三而用皮也

多貨則傷于德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義疏云此句緣上庭實而言之耳圭璋璧琮具於典式不當有多寡之殊貨所眩者博其非專指玉也明矣傷敗李無其爲德

君子於玉比德焉也疏者

幣美則沒禮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疑衍謂束帛也疏云愛變下同之斯欲衣食之謂以幣侑欲官改之

禮不拜至注以賓不於是始至義疏云士昏禮主人醴賓升堂即拜至公食大夫禮亦拜至賓皆非於是始至者也嫌凡醴或俱當拜至故記人明之疏此賓昨胙日初至之時

醴尊于東箱廂今從石經李本

擯者東面疏謂請擯者從門東西行於賓北東面二字校補浦坐取舉幣入告於君又及出以一皆浦校改請於賓而受之

賓固辭疏明知賓亦浦補不固辭不禮注辟正主也古文禮作醴五字舊脫朱李皆有敖從古文自下聽命疏此中浦疑衍下同與彼還玉幣之所及疏釋經不釋服即往註

賜饔唯羹飪敖增祭字。

僕爲祝疏但案浦校改。定四年當有左傳二字。祝佗云若然舊脫。官補。君到主國祭饔之時與諸侯異耳矣。浦校改。其諸侯禮大官有小字。祝不行

肪肉及庾車疏此謂祭訖歸胙所及在下。浦改。

聘日石經自誤。致饔注急歸大禮五字舊脫。李有。浦云。案周禮外饔司儀掌客。諸疏所引皆有。

既致饔注乘禽謂。乘行之禽也疏乘禽日五伍。雙是此饔餼五牢者也文弨案。此下文參錯。今移正之。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介一牢則一雙也云鴈鶩之屬者案爾雅二足而羽此十三字。舊誤在若然之前。案當在此。又一羽字刪。謂之禽故以禽爲鴈鶩之屬

凡獻執一雙注其受之也止。李也。浦金校改。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

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義疏云注說恐未安殮稍不拜乃日致乘禽使賓僕僕而亟拜乎疑禽獻與稍廩乃有司以致於賓之宰故無拜禮將行三拜乘禽於朝之賜特揭於禮辭職此故耳

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似非其次四字脫補李有下竝同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四字脫

士無襲無襲者無儐李本作擯云當爲儐

大夫不敢辭注此句亦非其次四字脫

凡致禮疏醯醢是豆實實于罋魏云溫本罋下有筐字下同有以加籩今豆臣有加

凡饔大夫疏衆介米六八筐

凡賓拜于朝疏則知唯米粟芻薪等浦校補不拜也

燕則上介爲賓注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云云義疏云燕禮具有成法非必賓辭爲賓而後以介爲賓也小敬之義亦所未安介亦朱李改大夫也辭脫李有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

君以社稷故（疏）主人不敢當故云以社稷故明夫人同主社稷彼國亦得聘之其惠不由己也然其卒亦自當之曰寡君拜命若（以上三十八字脫金以通解校補）下文云又拜送（石經在延及二三老下爲順李從之）（注）自拜聘享至（五字脫李有下同）此亦非其次（四字脫）宜承上君館之下賓於館（注）所以謝之也（脫李有）過則餼之（注）生（宋本腥）致其牢禮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義疏云行人見執見譏於春秋盛世未必有之）（疏）云不言罪罪（當重）將執之者

其介爲介（疏）上經（上介主人別行六字衍）一食一（三字補）饗有大客後至（注）卑不與尊者（李有）齊禮

唯大聘有几筵疏至者官改行聘享及私覿三字官刪禮畢云宰夫徹几筵

十斗曰斛注今文八斛爲斛

四秉曰筥疏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也者補稍即此筥亦衍一也補